

第四章 曹操的發展策略

此篇討論曹操在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因青州黃巾進攻袁州之後，曹操得到初步根據地開始至其病歿，以曹操勢力的擴張為主要中心，與其擴張行動配合之相關措施。

曹操本人參與政治是在熹平三年（一七四年）舉孝廉，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後來遷頓丘令因坐罪而免官，其後又徵拜議郎¹。直到黃巾之亂爆發後，拜騎都尉，因為討伐潁川賊有功，遷濟南相；這是曹操第一次上戰場的紀錄。隨後在濟南相的任內，剷除貪官污吏以及廢除淫祀²，為他取得了好名聲。後徵還為東郡太守，曹操稱疾辭去官職，返回故里。曹操此時心態主要是「恐為家禍」³，對東漢末年的政治腐敗之無力感由此可知。而由後來的文章中可以看見曹操此舉是等待天下安定以後再出來做官⁴。

這段時間曹操賦閒在家，但與外界的聯絡並沒有中斷，此時以冀州刺史王芬為首，企圖挾持靈帝，誅滅宦官，另立合肥侯為帝的陰謀，由王芬告知了曹操，曹操為王芬作了分析並且拒絕了該建議⁵，此事最後以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而宣告失敗。

¹《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曰：太祖從妹夫酈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²《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曰：長吏受取貪贓，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³《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⁴《讓縣自明本志令》「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使中學者等耳。」

⁵《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隨後因邊章、韓遂叛亂，擁眾十幾萬。曹操被徵為西園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以軍職身份重新踏入權力核心。不久漢靈帝駕崩，首先顯露出來的問題在於皇位的繼承，由大將軍何進為首，欲擁立何皇后所生的劉辯，而蹇碩受漢靈帝的遺命，意欲擁立劉協。本來蹇碩是計畫先除掉何進而後立劉協，但是陰謀敗露，在何進擁兵的威脅下，蹇碩只能改立劉辯即位。而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掌理朝政，首先將蹇碩除掉，接收了蹇碩所領的西園禁軍。接著面對的就是長期圍繞在東漢政治裡的宦官問題，袁紹對何進說：「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令不悉廢，後必為患⁶。」但何進取得高位，實際上是受宦官的協助，而何太后對此也不答應⁷，隨後袁紹又提出引外兵入京脅迫太后答應。關於此建議，何進的主簿陳琳認為「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說明此行動的危險之處，而曹操對這件事，在《薤露行》中也追述何進等人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對於國家大事還是被無能的人所掌握，仍是感到無奈。對於此事曹操私下也不認同⁸。而何進與袁紹的計謀尚未發動之前，何進本人就遭到宦官的襲擊而身亡，袁紹當下率兵進宮消滅宦官，此時長期困擾著東漢末期政治腐敗的兩個主要原因：宦官、外戚，同時被消滅，隨之而來的就是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袁紹殺盡宦官之後，董卓也抵達洛陽，此時他首先併吞了何進的部隊以增強實力，而第二件大事就是廢少帝，改立陳留王劉協為帝，這就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雖然董卓放任士兵胡作非為，但他也大量擢用名士來收買人心，如蔡邕，對於他的死對頭袁紹都授予渤海太守以安撫之。曹操自然也是董卓收買

⁶《資治通鑑卷五十九靈帝中平六年》

⁷《資治通鑑卷五十九靈帝中平六年》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⁸《資治通鑑卷五十九靈帝中平六年》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的人選之一，不僅任命曹操為驍騎校尉，並且打算「欲與計事」⁹，此時的曹操認為董卓不是一個值得跟隨的人，從放縱士兵劫掠到廢立皇帝，都不是安定天下的措施，只是圖謀一人的權威。故曹操改名換姓，逃離了洛陽，在陳留郡己吾得到孝廉衛茲的資助¹⁰，很快有了五千人的部隊¹¹，準備起兵討伐董卓，此時中平六年十二月（一八九九年），曹操三十五歲擁有了第一支私人的軍隊。

第一節 根據地的選擇與鞏固

曹操為何選擇在陳留郡己吾起兵？當時陳留太守張邈與曹操和袁紹都是老朋友¹²，而兗州刺史劉岱此時也正在聯合各方共同來討伐董卓¹³，可知曹操在陳留起兵，有得到張邈、劉岱的許可。不然在當時各地擁兵自立者，很難容許枕邊有人募兵起事。而在陳留郡己吾地方曹家在此也有一份產業¹⁴，從洛陽逃出來的曹操，身上錢財有限，自然不足以招募士兵，並且很幸運地得到前文所提及的衛茲的資助。

此時曹操擁有了自己的軍隊，但他並沒有企圖建立個人的割據勢力，反而投入了在初平元年（一九〇年）以袁紹為首的討董聯盟。

討董聯盟的組成以盟主袁紹為首，分別聚集於河內、酸棗等地¹⁵，此時的曹操屬於陳留太守張邈的下屬，還稱不上一路諸侯。而董卓面對此壓力，做出遷都長安的決定，並且焚燒洛陽使其成為焦土，既令他人佔領也無法依恃該地與長安

⁹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

¹⁰ 《三國志·魏書·衛臻傳》裴注引《先行賢狀》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

¹¹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曰有五千人，《三國志·魏書·衛臻傳》曰有三千人。

¹² 《資治通鑑卷六十一獻帝興平元年》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親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

¹³ 《後漢書·袁紹傳》引注《英雄記》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闥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

¹⁴ 《曹操新傳》章映閣著 第六十五頁。

¹⁵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獻帝初平元年》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伉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遼東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對壘。討董聯盟遲遲沒有任何行動，曹操只好慷慨激昂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之後¹⁶，自己獨力進擊董卓。而張邈雖然沒有協同出兵，但是也派遣部下衛茲率領部隊去支援，濟北相鮑信也為曹操的勇氣所感動，也親自率領部隊和曹操一起攻擊董卓。

在曹操前往滎陽汴水之時，與董卓屬下中郎將徐榮發生了遭遇戰。在戰鬥中衛茲戰死、鮑信受傷，曹操大敗，乘夜晚逃走。徐榮認為曹操兵力雖然不多，但能奮戰一日，認為討董聯盟的集結地—酸棗不容易攻克，也向後撤退。曹操此次獨力前進的作戰顯示對於討伐董卓的決心，而遭遇戰的奮戰使得徐榮對於酸棗諸軍實力的誤判。

當曹操返回酸棗之時，發覺各路聚集十餘萬軍隊，卻日日歡宴飲酒，不思進取。他又再度提出建議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由此提議來看，可以發現根本沒有任何戰鬥上的調度，僅依靠堅守各處險要，難道就能夠制敵。若參照尚書鄭泰對董卓的進言，他說：「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棋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此言直接道出討董聯盟的弱點在於指揮權的分散、將領無能。由此可以瞭解曹操的用心，各路諸侯都有自保自利的心理，分別固守各地只是為了限制董卓在軍事上的行動自由，又能使分駐各地的諸侯擁有自主權，雖然不能夠擊敗董卓，退而求其次也能夠限制董卓的影響力。

可惜曹操的意見仍未被採用，他本人率領殘部往揚州募兵，揚州刺史陳溫、

¹⁶《資治通鑑卷五十九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

丹陽太守周昕給予曹操四千餘名士兵，但在龍亢地方時，士兵叛變，最後在建平收拾部隊僅剩一千餘人。此時的曹操率領著僅剩的部隊出發到河內去投靠袁紹。不久之後，酸棗諸軍因為糧食耗盡，各軍星散回歸本土。此時內鬥開始，首先是袁州刺史劉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互敵視，劉岱誅殺橋瑁以後，便任命王肱領東郡太守，身為盟主的袁紹對此置之不理。到了初平二年（一九一年）袁紹爲了在政治上對抗董卓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提議擁立幽州牧劉虞爲帝來打破各州郡在政治方面的劣勢，曹操拒絕了袁紹的提議¹⁷，同時袁術對此提案也採反對的意見，袁紹與韓馥仍不死心，最後在劉虞本人堅決的反對下草草收場¹⁸。在該年二月，孫堅在得到袁術的支持下，出兵攻擊董卓，一開始被徐榮所擊敗，隨後收拾殘部進屯陽人（河南臨汝縣西），董卓派遣東郡太守胡軫與騎督呂布迎擊孫堅，此戰孫堅大勝並且斬殺督都華雄。袁術得到孫堅勝利的消息之後，受人挑撥，停止了對孫堅軍的糧食補給。孫堅在此狀況下，立即回到魯陽（今河南汝山縣），面見袁術並且有所陳述¹⁹，袁術羞愧無語，下令繼續供應補給。再得到補給的保證之後，孫堅領兵擊敗了據守在洛陽的董卓軍，收復了洛陽，而董卓則回長安，孫堅在修葺遭到董卓破壞的歷代皇帝陵寢後，便因諸侯內鬥而回到魯陽²⁰。在該年袁紹對於孫堅收復洛陽並沒有任何的反應，反而將目標從董卓轉移到韓馥身上，他一方面唆使公孫瓚南下進攻韓馥，韓馥接戰大敗之後，袁紹派遣親信說服韓馥將冀州牧讓給袁紹，於是袁紹就順理成章的當上冀州牧。此後又發生袁紹派遣會稽人周昂去當豫州刺史，打算趁袁術所表領豫州刺史孫堅還滯留洛陽未歸時，奪取孫堅

¹⁷《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變，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¹⁸《資治通鑑卷六十獻帝初平二年》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繼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製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¹⁹《資治通鑑卷六十獻帝初平二年》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

²⁰《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引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

的地盤，在孫堅回軍擊潰周昂之時，袁術所派遣去支援孫堅的公孫越（公孫瓚之弟）卻中箭身亡，公孫瓚憤而起兵攻擊袁紹，而袁紹擔心袁術趁機攻擊，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便拉攏劉表牽制袁術。於是局勢發展為袁紹、劉表對抗袁術、公孫瓚、孫堅的混戰情勢。

當曹操待在河內的這段期間，看見了原本一致聲討董卓的同盟，全都陷入了彼此相互吞噬，擴大自己的實力，自然對於此聯盟不抱持希望。目睹我方盟友內鬥的過程中，袁紹還是想將曹操收為部下，其中有許多對話影響了兩方之間的關係，也讓我們瞭解兩者在戰略上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以下的對話：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²¹。』」

從此處可以看到曹操的戰略觀，袁紹的問題是「若討伐董卓失敗，則何處可以做為我們發展力量的根據地？」曹操的回答很簡單—以人才為先，運用眾人的智慧在何處都能夠發展。後世認為這是曹操之所以為何壯大，袁紹則反被曹操所消滅的原因。筆者認為曹操的觀念是正確的，但不意味著袁紹的想法便是錯誤或者是較差，為何有如此看法？因為此時兩者的立基點不同，袁紹與袁術都是世家子弟，袁氏家族當時被稱為「四世三公」，袁紹本人也是當時的名士，與曹操出身宦官後代，在吸引士人的方面遠勝於曹操，如曹操的重要謀士—荀彧、郭嘉都是先後從袁紹投奔至曹操，故所要考慮的不在於人才，而在於根據地；反觀曹操只有夏侯淵、夏侯淳、曹仁、曹洪等偏重於武力的將領，在人才方面曹操遠不如袁紹，而曹操連根據地都沒有，仍然寄寓在袁紹之下，兩者接下來的戰略目標自然不同，袁紹擁有人才資本，當然以擴大勢力並且鞏固之，為首要目標。曹操當然是先聚集人才為要務，並且同時尋找一個可以立足的根據地。若袁紹在他的生涯中也完成了此時他所言的「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此成就並不遜於

²¹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曹操的作為。雖然曹操的軍事成就很高，他的對手也不是無能的領導者。

曹操人生的轉捩點是在初平二年（一九一年）時，河北黑山軍首領于毒、白繞、眭固聚眾十餘萬人進攻東郡²²，袁州刺史劉岱所任命的東郡太守王肱無法抵擋。此時袁紹正與盤據幽州的公孫瓚交戰中，看見袁州因民變而大亂，袁紹雖然有心插手於此，卻也沒有時間與人力來干預，他便請曹操去鎮壓黑山軍，此時的曹操正在尋找機會脫離袁紹，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兩者一拍即合。

曹操進入東郡很順利地擊敗了以白繞所率領的黑山軍，並且佔領了濮陽。當曹操將成果回報給袁紹時，袁紹此時以盟主的身份上表任命曹操為東郡太守。此時曹操將郡治設在東武陽（今山東縣莘縣南），黑山軍仍然在東郡橫行，曹操僅控制了部分的東郡，曹操到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根據地，可是他的力量仍然很微弱，亟需袁紹對他的幫助。劉岱對於袁紹的干預，顯露出他本人能力的不足，加上收復洛陽的孫堅喪生於荊州牧劉表的手上，振奮了董卓對於袁、豫州經略的興趣，派遣其婿中郎將牛輔、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敗在中牟由車騎將軍朱儁發起的討董聯軍，並且趁機在陳留、潁川一帶大肆劫掠。這個時候，袁州受到牛輔與黑山軍的破壞，情勢相當混亂。曹操在隔年（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春天，再度對東郡流竄的黑山軍發動軍事行動，曹操以部分軍隊防守東武陽，率領其他部隊進駐頓丘，此時黑山軍也採取行動，包圍了東武陽。為此部下建議曹操回師自救，曹操卻下了相反的命令，直接攻擊黑山軍于毒的根據地，對此命令他做了一些解釋²³，很清楚的瞭解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此戰以黑山軍的失敗作為收場，並且趁勝追擊大破於夫羅的匈奴兵於內黃（屬魏郡，在河南內黃縣西北）²⁴，直到此時，曹操才真正的控制了東郡。更重要的是曹操的第一號謀士荀彧，在此時

²²《資治通鑑卷五十八靈帝中平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蠡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

²³《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裴注引《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²⁴《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裴注引《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

離開袁紹來投奔他²⁵。曹操與荀彧相談之後，讚嘆地說了：「真吾子房也。」由此可以看見他對荀彧的器重。

收復東郡不久，又發生了青州黃巾軍進入袁州²⁶，攻下任城（今山東濟寧市），殺掉了任城相鄭遂。當青州黃巾軍行進到東平（今山東東平縣東）時，劉岱拒絕了鮑信的建議²⁷，率軍迎擊黃巾軍，以軍敗身亡作為結束。劉岱強行出戰的可能原因，若他不主動擊退黃巾軍，則曹操可能依循著黑山軍的模式，奪取原屬於劉岱的地盤。至此劉岱的死亡為曹操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刺史戰死導致全州的統治力量成為真空，此時亟需一個能夠安定袁州的領導者，曹操的部下陳宮出了個主意²⁸，打算去勸說劉岱的部下接受曹操的領導，最後由鮑信跟州吏萬潛去迎請曹操，此時曹操當了袁州牧，接下了青州黃巾軍流竄的危急情勢，此時是西元一九二年。

當曹操到任之後，便開始與黃巾軍開始作戰，在壽張（山東省東平縣西南）東方會戰失利。之後曹操加強訓練軍隊並且運用計謀，最終將黃巾軍逼退，但是鮑信卻死於亂軍之中。在本年十二月，曹操追擊黃巾軍至濟北國。黃巾軍投降，此次的收穫史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²⁹」成為日後曹操爭霸天下的重要資本。

曹操在袁州站穩腳跟時，袁術對於曹操的壯大視為袁紹勢力的延伸，所以聯

²⁵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彧年少時，南陽何顛異之，曰：「王佐才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

²⁶ 《後漢書·臧洪傳》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賊盜處處熾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眾。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鬼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²⁷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鬥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奮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

²⁸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裴注引《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²⁹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絡北方的公孫瓚與東邊的陶謙分別對袁紹、曹操進行三面夾擊。袁紹擊敗了公孫瓚，又和曹操聯兵在發幹（山東省舊堂邑縣西南）擊退陶謙。在隔年（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春天，曹操屯兵於甄城（山東省甄城縣北），與袁紹友好的荊州牧劉表切斷袁術的補給路線。此時袁術進軍陳留郡，屯兵封丘，收納被曹操所擊敗的黑山賊與南匈奴的於夫羅，曹操首先攻擊在匡亭（河南省長垣縣西南）的袁術部將劉詳，袁術救援劉詳也遭到擊敗，轉而退保封丘（河南省延津縣北），曹操趁勝包圍封丘，袁術在包圍未成之前，先後逃到襄邑、太壽、寧陵，最後逃至九江（安徽省壽縣），曹操軍僅追擊袁術軍至寧陵（屬豫州，河南省寧陵縣）。在此役之中，曹操掃除了袁州的其他勢力³⁰，僅剩下老友陳留太守張邈這股勢力。

³⁰曹操當時尚未有東漢政府的正式任命，雖然周遭的陶謙（陶謙在初平四年時攻擊兗州泰山郡所屬的華、費兩縣以及任城國）、袁術（在初平四年春，被曹操追擊至豫州梁國所屬的寧陵，隨後撤退到揚州）勢力已遭到曹操驅除，但是對於兗州所屬各郡國的控制程度，缺乏史料說明。

第二節 徐州、豫州、司隸、河北、荊州、關中、漢中的

經略

此時曹操已經佔有袁州，而選擇優先對徐州進行攻擊，這個結果是一個偶然性的決定，抑或是當時經過考量所做出的決策，值得我們深思。關於此時袁州的周遭勢力，東方是陶謙所領有的徐州、南方則是多股勢力盤據的豫州、西方是殘破不堪的司隸，而北方則是袁紹所領有的冀州。

從這四個地區當時盤據勢力的擴張來看，北方的袁紹正致力與公孫瓚的戰爭、西方的司隸處於多股勢力盤據混戰的情況、南方的豫州則因袁術在初平三年對曹操的戰事失利以後，轉至對揚州進行侵略。而東方的陶謙在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曾與袁術聯合對曹操進行攻擊，更在隔年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與在下邳自稱天子的闕宣共同出兵侵略袁州所屬泰山郡治下的華、費兩城，並且進逼任城國，遭到曹操擊退。

以友好的程度來看，北方袁紹就是支持曹操入主東郡的主使者，也曾在初平三年時一起聯軍擊破公孫瓚、陶謙的軍隊，是曹操的盟友。西方的司隸由許多的勢力所分割，與曹操沒有往來。南方的袁術與東方的陶謙都曾經主動的攻擊過曹操，此兩處與曹操的關係最為惡劣。又加上曹操的父親曹嵩避難於瑯琊（郡治開陽，山東省臨沂縣北），在接回曹嵩時遭到殺害，關於主使者是否為陶謙，史料紛說不一，但是曹操的確歸咎於陶謙。與袁術相較之下，曹操可能更痛恨陶謙。

以受到破壞的程度來看，由於黃巾之亂的影響，中國北方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影響，而西方司隸又受到董卓焚燬洛陽的影響，更加殘破。徐州此時史稱「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³¹。」以此來看袁紹的冀州與陶謙的徐州都是較少受到破壞的情況。

以整體的戰略來看，曹操向四方其中之一的侵略戰爭都取得勝利來看。若北

³¹ 《後漢書·列傳·劉虞公孫瓚陶謙》

方則是轉為與公孫瓚、劉虞為鄰，西方則是與李傕、郭汜接壤，南方則是與正在平定江東的孫策。唯有東方的徐州佔領以後，便與大海連接，可達到減少接壤敵人的數目，而較少外敵的地方適合作為生產基地。

曹操對徐州並不是主動地攻擊，反而是先被動而後主動。由初平三年袁術聯合陶謙攻擊曹操之後，隔年（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夏天又與下邳自稱天子的闕宣對袁州所屬的泰山郡、任城國進行攻擊，此次陶謙的軍事行動失敗，該年秋天曹操主動反擊連下十餘城，最後固守城池不出。

在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春天曹操才由徐州返回，又在該年夏天命令荀彧、程昱留守甄城，陳宮守東郡，夏侯惇屯濮陽，此次的攻擊對陶謙的打擊甚大，曹操一舉攻克五城，並且略地至東海（郡治郟縣，山東省郟城縣北）、瑯琊（山東省諸城縣），並且回過頭來擊破駐紮在郟東的陶謙部將曹豹與劉備，使得陶謙震恐之餘，打算逃回老家丹陽（揚州所屬丹陽郡）。意味著陶謙可能放棄徐州全境，但是也在此時，奉曹操之命留守東郡的陳宮與陳留太守張邈奉迎呂布為袁州牧，並且許多郡縣響應。曹操只得放棄對徐州的侵略，返回袁州來弭平叛變。

當曹操回軍至袁州時，僅剩下甄城、范、東阿為曹操固守。此時呂布攻擊甄城，不能攻克便向西撤退，回軍濮陽。曹操認為「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³²。」立即攻擊呂布所在的濮陽。兩軍相持百餘日後，雙方皆因糧食不繼而撤退，曹操退回甄城，呂布撤退至乘氏（山東省鉅野縣西南）被當地大族李進領民兵擊敗，轉移到山陽郡（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就食³³。此時袁紹遣使者勸說曹操歸附於己，當時曹操正困糧食將盡，將要答應袁紹時，程昱進言勸阻³⁴，曹操才打消念頭。該年（興平

³²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³³ 此處有個小插曲，在《資治通鑑》有提到曹操先攻擊位於濮陽西郊的呂布軍，兩軍浴血奮戰的事蹟，而《三國志》與《後漢書》都未提及。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提及「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而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資治通鑑》採《獻帝春秋》的說法，而《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也沒有提及。以上供讀者參考。

³⁴ 《三國志·魏書·程昱傳》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

元年，西元一九四年）發生飢荒，人相食，曹操軍中也將新募的士兵遣散。領有徐州的陶謙死亡，劉備取而代之。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春，曹操率軍襲擊定陶（濟陽郡治，山東省定陶縣西北），定陶太守吳質固守定陶的南城，曹操未能攻克。正逢呂布救援定陶，曹操擊敗呂布。該年夏天，呂布部將薛蘭、李封屯兵於鉅野，曹操擊敗薛蘭，前來支援的呂布率軍撤退。呂布又從東緡與陳宮合軍共有萬餘人，再次攻擊曹操。此時曹操軍少設伏大敗呂布，呂布趁夜晚逃走，東奔劉備。曹操移軍再次攻擊定陶，攻克之後分兵平定各地郡縣。興平二年八月，曹操圍攻雍丘，十二月攻克雍丘，夷滅張邈三族，張邈在求援於袁術的路上遭部下所殺，至此袁州再度回到曹操的控制之下。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曹操出兵進攻陳國（屬豫州），袁術所任命的陳相袁嗣投降。漢獻帝在去年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長安大亂逃亡至安邑。此時曹操接受荀彧、程昱的建議，派遣曹洪迎奉天子，但是遭到衛將軍董承與袁術部將萇奴據險阻擋。曹操又將注意力轉移到汝南、潁川以何儀、劉辟、黃劭、何曼為首的黃巾餘黨，此黃巾餘黨一開始與袁術互相呼應，又歸附孫堅，曹操出兵討滅之。該年秋天，楊奉、韓暹送漢獻帝回洛陽，楊奉屯兵於梁國（豫州所屬），曹操如願以償前往洛陽，韓暹立即逃亡。漢獻帝假曹操節鉞，錄尚書事，領司隸校尉。由於洛陽殘破，董昭等人勸曹操遷都於許昌。九月，又以曹操為大將軍、武平侯，此時董卓之亂以後的東漢朝廷，又再度於許昌恢復制度。但是在遷都的過程中，並不是那麼順利，楊奉曾想從梁國攻擊曹操軍以阻止遷都，但沒有達成目的，反而在十月遭到曹操主動攻擊，楊奉拋棄梁國，投奔袁術，曹操便攻下梁國。此時曹操已佔有袁州全境與豫州大部（豫州有魯國、沛國、梁國、陳國、潁川郡、汝南郡，曹操據有後四個郡國），迎奉漢獻帝於許昌定都，更重要的是採用棗祗、韓浩的建議開始進行屯田，另一件事情則是取代陶謙的徐州牧劉備，在

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荀彧）、（程）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

與袁術交戰時，遭到所投靠的呂布攻擊，來許昌投靠曹操。

隔年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春天，曹操的目標從徐州轉移到荊州，出兵攻擊盤據荊州北部的張繡，曹操軍至宛城時，張繡投降，但是隨後就反悔發兵襲擊，曹操軍戰敗退守舞陰，擊破張繡的追兵，張繡退回穰城與劉表合流，曹操也回軍許昌。此時在淮南的袁術想稱帝，派使者去跟呂布打好關係，而呂布將其使者送至許昌交由曹操發落，導致袁術出兵攻擊呂布，袁術軍戰敗。秋九月時，袁術轉移目標，攻擊陳國，曹操親率軍隊東征，袁術知道曹操親自率軍時，便留下部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便返回淮南，曹操擊斬其部將四人之後，就回軍許昌。該年冬天十一月時，曹操發動南征，攻擊劉表所控制的湖陽，攻下湖陽以及舞陰，但是回軍之後，本來接受曹操控制的南陽、章陵叛還張繡，曹操派遣曹洪去收復諸縣，由於進展不利，曹洪回軍駐紮葉縣，屢次遭到張繡、劉表攻擊。

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包圍張繡的主要據點—穰城，包圍戰持續到五月，劉表派兵救援張繡，意圖切斷曹操的退路。曹操軍開始撤退時，受到張繡追兵的牽制，行軍速度緩慢，直到撤退至安眾時，運用策略伏擊張繡、劉表的追兵之後，撤退回許昌。

九月時，曹操起兵東征佔據徐州的呂布。起因於之前被呂布擊敗的劉備，在接受曹操的援助之後，回小沛去收納之前潰散的士卒，遭呂布的部將高順攻擊，因曹操所派遣的夏侯敦救援不及而戰敗，曹操因此起兵攻擊呂布。十月時，曹操軍屠彭城，並且俘虜彭城相侯諧。進軍到下邳時，呂布率騎兵迎擊，被曹操擊敗，呂布回下邳城固守。曹操久攻不下，又因為軍隊連年征戰想要撤退，此時荀攸、郭嘉獻計決泗、沂水灌下邳城。經過一個多月後，呂布部將宋憲、魏續反叛開城投降，生擒呂布、陳宮都被曹操所殺。此時本來依附呂布的周遭勢力—泰山臧霸、孫觀、吳敦等人接受曹操招降，而曹操也將青、徐州沿海地區交由他們來統治。

曹操此時終於掌控一開始所追求的徐州，並且將勢力延伸至青州。

建安四年夏四月，曹操軍進攻河內郡，是因為在曹操攻擊呂布時，河內太守張楊舉兵呼應呂布，隨後遭到部下楊醜殺害，而另一個部下眭固又殺死楊醜，率

領部隊投靠袁紹，屯駐於射犬。眭固遭到曹操所派遣的史渙、曹仁的攻擊時，率眾往北尋求袁紹支援，在犬城發生遭遇戰，擊斬眭固。曹操便率軍渡過黃河包圍射犬，駐留在射犬的薛洪、繆尚投降。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並且派遣臧霸等人進入青州駐防、于禁屯河上。九月，曹操回到許昌，分遣軍隊駐守官渡。十一月時張繡接受其謀士賈詡的建議，再次歸降曹操。十二月時，曹操親自率軍駐守官渡，此時在淮南稱帝的袁術由於自己的奢豪而喪失自立的能力，想要北上接受袁紹的庇護，袁紹也派其長子袁譚從青州迎接，曹操派遣劉備、朱靈要擊想由下邳北上的袁術，正逢袁術病死，劉備襲殺曹操所任命駐紮於下邳的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駐於小沛。對於劉備的反叛，曹操也派遣劉岱、王忠意欲收復失土，遭劉備擊敗。

在隔年建安五年正月時，董承意圖謀殺曹操的事跡敗露，而劉備本身也有參與此次計畫，曹操在北方袁紹的壓力下³⁵，採用郭嘉的建議仍然決定東征徐州³⁶，此次曹操很迅速的攻擊劉備，劉備逃亡至袁紹處，駐守下邳的關羽投降，隨後曹操返回官渡。二月，袁紹派遣大將顏良攻擊由東郡太守劉延所防守的白馬，袁紹本人也進軍黎陽，此時官渡之戰展開緒戰（關於官渡之戰的詳細內容，將在後文詳細討論）。曹操在四月時才出動軍隊救援白馬，並在白馬城外擊斬顏良；隨後在延津與袁紹大將文醜的遭遇戰，斬殺文醜。隨後曹操退至官渡防守袁紹的攻勢，兩軍相持的過程中，雙方都嘗試滲透對手後方，最後則在十月的烏巢之戰，曹操成功地破壞了袁紹軍的後勤補給，以袁紹的敗退作為結束。雖然曹操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但是軍力耗竭，無力進入袁紹勢力作大規模的追擊，雙方都進行休整。曹操此時也得到冀州部分郡縣的歸附。

直到隔年建安六年（西元二零一年）四月，曹操化被動為主動，攻擊袁紹在

³⁵ 《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公孫）瓚。未及至……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故公孫瓚於建安四年春季被袁紹所消滅。

³⁶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

倉亭的部隊，取得勝利。袁紹則是收納散兵，攻擊因官渡敗績所叛變之郡縣。建安七年（西元二零二年）五月袁紹病故，此時曹操最大的敵人終於倒下，取而代之的是袁紹二子—袁譚、袁尙的內鬥。曹操則是在九月對袁譚所在的黎陽發動攻勢，袁譚、袁尙兄弟在野戰數戰不利之後，退入黎陽固守。在建安八年（西元二零三年）三月攻擊黎陽城，袁譚兄弟率軍迎擊，結果大敗，趁夜晚撤退。曹操趁此追擊至鄴城，收割鄴城外的麥子，並且攻克陰安，便回軍許昌。

八月時，曹操將目標轉移至荊州劉表，行軍至西平時。袁譚、袁尙兄弟便因爭奪冀州的控制權而發生內訌，最後袁尙取得初步勝利，將袁譚逼退回平原據守。在袁尙猛攻平原城時，袁譚對派遣辛毗向曹操求援，對此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議，放棄對荊州的攻擊，回軍救援袁譚；十月時抵達黎陽，曹操先為兒子曹整娶袁譚女兒，袁尙聽到曹操北上救援袁譚，便放棄對平原的包圍，解圍回鄴城。而袁尙部將呂曠、呂翔投降曹操，而袁譚私下刻將軍印給呂曠、呂翔，二將把印交給曹操，曹操也明白袁譚的結盟，僅是為了解除袁尙軍的攻擊壓力，袁譚希望曹操與袁尙雙方打得精疲力盡，以便自己從中取利。對曹操而言，袁譚的舉動只是給於曹操剷除袁譚的藉口；若無此舉，說不定袁譚能夠得到類似張繡的待遇。

隔年（建安九年，西元二零年）二月，袁尙留下蘇由、審配駐守鄴城，親自率兵攻擊袁譚。曹操進軍到洹水時，蘇由主動投降；接著曹操便直接攻打鄴城，當時袁尙所任命的武安長尹楷駐紮在毛城，負責維持上黨糧道。在四月時，曹操留下曹洪繼續攻擊鄴城，自己引兵攻擊尹楷，成功地阻斷鄴城的糧道，並且攻克邯鄲。在阻斷上黨糧道之後，五月時，曹操毀去之前為攻擊鄴城所建築的土山、地道，改以決漳水以灌鄴城。直到七月時，袁尙才率兵回援鄴城，但因存有自保之心³⁷，遭到曹操擊敗之後，袁尙遣陰夔、陳琳請降遭拒，曹操再度追擊，袁尙逃至中山。曹操將所俘獲袁尙的印綬節鉞對鄴城進行心理攻勢，八月，鄴城守將審配之姪—審榮開所守的東城門迎接曹軍入城，與審配在城內接戰，最後生擒審

³⁷《三國志·魏書·武帝操》秋七月，尙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尙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

配並將其斬首，攻陷鄴城。在鄴城陷落後，袁紹所置的并州牧高幹向曹操投降。

在曹操攻擊鄴城的過程中，袁譚也趁機攻下甘陵、安平、渤海、河間，並且將退守至中山的袁尚逼退至故安，併吞袁尚的部眾。對於袁譚趁機撿便宜的動作，曹操責備袁譚背盟，送還袁譚女兒之後便開始進軍，袁譚放棄平原，退守南皮。在十二月時，曹操率軍進入平原。在建安十年（西元二零五年）正月，率軍進逼南皮，在戰鬥中斬殺袁譚，冀州落入曹操手中。四月時黑山賊張燕率眾向曹操投降，而三郡烏丸攻擊鮮于輔於獮平³⁸。八月曹操率軍救援獮平，三郡烏丸退出至塞外。而當曹操攻擊烏丸時，原本投降的并州牧高幹叛變，發兵據守壺關。在隔年（建安十一年，西元二零六年）正月曹操率軍準備攻擊高幹，高幹留下部將守城，親身去匈奴求援遭拒，曹操在圍攻壺關三個月之後，攻克之。高幹欲逃亡至荊州，在途中被上落都尉王琰所捕斬。此時并州真正受曹操控制。在八月時又轉移目標至盤據北海國（青州所屬）的海賊管承，曹操行軍至淳于，分遣樂進、李典攻擊，管承逃入海島。建安十二年（西元二零七）二月曹操由淳于返回鄴城。在這段時間中，三郡烏丸收留袁尚、袁熙並且多次率軍劫掠周圍郡縣，曹操爲了攻擊烏丸便開鑿平虜渠（聯絡泲水與清水）、泉州渠（聯絡洵水、潞水、清水），此兩條運河分別打通冀州北部（安平國、河間國、渤海郡）、幽州中部（漁陽郡、右北平郡）的交通。

關於是否攻擊三郡烏丸在諸將的意見中，大多對此持反對意見，唯有郭嘉強力建議曹操主動攻擊³⁹。五月出發至無終，七月因爲大水阻斷傍海的道路而無法進軍，田疇自請爲鄉導官，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路阻絕不通，只能開山鑿路，經過白檀、平岡、鮮卑庭，當距離柳城不到兩百里時，才被發現。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率軍迎擊。八月，曹操軍登上白狼山，突然與敵軍相遭遇，敵軍數目雖多但隊伍不整，曹操以張遼爲先鋒，擊敗烏丸聯

³⁸鮮于輔本來爲劉虞從事，因公孫瓚擊滅劉虞，率州郡兵爲故主報仇。隨後將其部眾歸附曹操，曹操封其爲度遼將軍。

³⁹《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

軍，斬殺蹋頓，胡、漢投降者二十餘萬人。袁熙、袁尚逃往遼東公孫康處尋求支援，公孫康斬送二人與曹操，此時中國北方除了遼東之外，都落入曹操手中。

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由遠征烏丸歸來，在鄴城開鑿玄武池以訓練水軍。七月，曹操出兵攻擊劉表。八月，劉表病逝，其少子劉琮繼承，屯襄陽；劉備屯樊城。九月曹操抵達新野，劉琮便主動投降，而劉備撤退往夏口。此時曹操擔心劉備往南撤退是爲了佔領江陵，便率五千輕騎追擊劉備，在當陽追上劉備部隊，劉備會合關羽水軍撤往夏口。曹操便進入江陵，立即獎賞安撫荊州官員，並且任命文聘（原屬劉表）爲江夏太守，派遣劉巴去撫慰荊南四郡，派遣金旋爲零陵太守。此時盤據益州的劉璋開始遣送兵員及物資給曹操。十二月，孫權爲了減輕劉備對曹操的防守壓力，主動攻擊合肥，而曹操在從江陵出發進攻劉備的路上，派遣張遼支援合肥，孫權得到消息後撤退。此時曹操進軍至赤壁，展開了後世聞名的「赤壁之戰」，此役曹操大敗，劉備趁機取得大部分的荊州。

建安十四年（西元二零九年）三月，曹操由赤壁戰敗還軍回譙，開始建造船隻，訓練水軍；七月從渦水進入淮河，再經由肥水抵達合肥。在沒有發生戰鬥的情況下，曹操派遣揚州諸郡縣官吏以及開芍陂屯田，在十二月返回至譙。

在建安十五年這段期間，曹操沒有發動什麼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可能是因爲前年的赤壁之戰，讓他元氣大傷，故有去年訓練水軍，且僅行軍至合肥，做一個威嚇性的舉動便退回譙。

直到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曹操將曹丕提升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的副手，加強對中央的掌控。而太原人商曜在大陵叛亂，曹操派遣夏侯淵、徐晃平亂。三月，曹操派遣鍾繇、夏侯淵攻擊漢中的張魯，此時關中地區由大小軍閥所佔據，在名義上都尊奉漢朝，此次攻擊張魯的行軍路徑，本來可以由南陽郡逆沔水而上或經由上庸來攻擊，但曹操特意指派鍾繇經關中對漢中攻擊，目的並非漢中張魯，而是要逼迫關中諸將叛變。而馬超、韓遂等人的確就起兵叛變屯潼關，曹操先派曹仁與馬超等人據守。七月時，曹操率軍西征，與關中諸軍夾關相拒，另派遣徐晃、朱靈渡過黃河在河西建立橋頭堡，關中諸軍放棄屯守潼關，退守渭

口，曹操又派兵在渭南紮營，再次迫使關中諸軍退至渭南並遣使割黃河以西求和，遭到曹操拒絕。九月，曹操全軍渡過渭水，拒絕關中諸軍的挑戰；也不接受其割地求和的要求。最後曹操採賈詡的反間計，挑撥關中諸軍為首的馬超與韓遂的關係。其後與其約戰取得勝利，韓遂、馬超逃亡至涼州，楊秋逃至安定，關中就落入曹操勢力範圍。

十月，曹操從長安攻擊楊秋所在的安定，楊秋在被包圍之後，投降。隨後回軍鄴城，在建安十七年（西元二一二年）派遣夏侯淵討平馬超餘眾梁興所屯駐的藍田。

建安十八年（西元二一三年）正月，曹操進軍攻擊濡須口，攻破孫權的江西營，俘虜都督公孫陽，便回軍。而在建安十六年被擊敗的馬超，在漢陽招納羌、胡人，氐王千萬呼應馬超，屯軍於興國，曹操派遣夏侯淵討伐。

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伐馬超，馬超逃亡至漢中，韓遂則逃往金城，與氐王千萬合流，率騎兵萬餘騎與夏侯淵交戰，戰敗逃至西平，夏侯淵攻擊興國，攻克後屠城。

七月，曹操攻擊孫權無功而返。另一方面派遣夏侯淵由興國出發，攻擊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三十餘年的宋建，十月夏侯淵對枹罕屠城並且斬殺宋建，此時涼州也納入掌控。

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年）三月，曹操親率大軍攻擊位於漢中的張魯，將要從武都進入氐人部落時，遭到氐人阻礙其通過，便派遣張郃、朱靈先擊破氐人。四月曹操經陳倉出散關，到河池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曹操在五月時擊破氐王竇茂並且進行屠殺。這時在去年（建安二十年）被夏侯淵擊敗的韓遂被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斬送首級給曹操。直到七月曹操軍才從長安行軍至陽平關前，張魯其弟張衛與楊昂據守陽平關，曹操軍攻擊而不能取勝，便偽裝撤退，曹操趁其因撤退而造成的防守鬆懈，派遣解扶、高祚由險地行軍夜襲，斬殺其將領楊任；再進攻張衛，張衛等人夜遁，張魯逃往巴中，曹操軍便進入南鄭，獲得張魯所遺留下來的物資，巴、漢等地都投降。

在曹操攻擊張魯時，孫權在八月包圍合肥，被守將張遼、李典所擊敗。九月巴地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歸附曹操。直到十一月，逃往巴中的張魯率眾出降，此時劉備已經取得益州，並且佔據巴中，曹操派遣張郃攻擊巴中。十二月曹操從南鄭出發準備返回鄴城，留夏侯淵屯漢中。直到隔年建安二十一年（西元二一六年）十月才有攻擊孫權的軍事行動，在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屯江西郝谿，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時曹操率軍北還，留下夏侯惇、曹仁、張遼屯軍於居巢。劉備派遣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辯，曹操派遣曹洪防禦。

建安二十三年（西元二一八年）正月，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反叛攻擊許昌，縱火焚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寨，王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平叛亂。此時在去年被曹操派遣去抵禦張飛的曹洪，擊敗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撤退回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四月因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變，曹操派遣其子鄴陵侯曹彰討平其叛變。七月因劉備與夏侯淵對峙於漢中，曹操準備西征劉備，九月到達長安。隨後夏侯淵在陽平與劉備作戰，戰敗被殺，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從長安經由斜谷到達陽平，劉備此時據險防守，曹操在五月時放棄漢中，撤退回長安。在七月時，派遣于禁協助曹仁抵抗關羽的攻擊，八月時于禁部隊被漢水灌營，全軍覆沒，于禁被關羽所俘，再次派遣徐晃為曹仁援軍。十月曹操從漢中撤出，抵達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伐關羽為曹操效力。而曹操親自從洛陽出發南征關羽，尚未抵達，關羽被徐晃擊敗而撤退，曹仁被包圍的危機解除，曹操駐軍於摩陂，這是曹操一生最後一次軍事行動。在隔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回到洛陽，孫權擊斬關羽，送其首級與曹操。不久曹操便病逝於洛陽。

從曹操勢力的發展情狀來看，可以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作為分界點，官渡之戰前可以視為曹操的鞏固時期，在官渡之戰到赤壁之戰前可視為擴張時期，而赤壁之戰以後，又再度進入鞏固時期。

壹、第一次鞏固時期：曹操入主東郡～迎漢獻帝於許昌～官渡之戰

官渡之戰以前的發展情況又可以迎漢獻帝於許昌作為分期。在迎漢獻帝於許

昌之前，曹操藉著袁紹的支援入主東郡，曹操也謀求擴大自己的勢力，在青州黃巾進入袁州後，袁州刺史劉岱戰死，給予曹操一個契機，在名義上由袁州各級官員所推舉，讓他在控制袁州上有其正當性存在，當他收降了青州黃巾之後，他便著手於佔領徐州。在戰略上攻擊徐州有兩點好處：第一，取得一個安定繁榮的生產基地；第二，阻斷袁術、陶謙、公孫瓚的聯繫，此三者曾經由袁術發動聯合對袁紹、曹操攻擊。而曹操對於徐州的取得雖在袁州遭到呂布佔領時，當陶謙病故後，他改變主意想先取徐州，再回軍攻擊呂布，而荀彧提出分析之後才打消念頭⁴⁰。其言中所提到「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此二言佐證了曹操當時的處境，袁州已經遭受到戰火的破壞以及曹操軍中糧食不足以遠征，再加上徐州的農作在時間點上比較早收成，想要因糧於敵是不可能的，所以攻擊徐州會產生袁州根據地的防守不足、糧食供應困難，倒不如「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曹操最大的問題在於糧食供應，可從此得知為什麼曹操汲汲於徐州。

但是在迎漢獻帝於許昌之後，曹操對於徐州的侵略轉為對鞏固許昌為要務，以當時曹操所控有的地區而言，許昌位於西南方，離原來的主要根據地—甄城較遠，而此地在建安元年二月才擊敗盤據此處的黃巾賊，九月就將漢獻帝從洛陽移至許昌。以曹操當時的心態來說，袁紹也有謀士建議迎奉漢獻帝，袁紹本人對此猶豫不決，所以袁紹也是曹操潛在可能會奪取漢獻帝的敵手，在曹操以漢獻帝的

⁴⁰《三國志·魏書·荀彧傳》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

名義發號司令時，袁紹就建議曹操遷移漢獻帝於甄城⁴¹，遭到曹操拒絕。更重要的是袁術在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時自立為帝，對於擁立漢獻帝的曹操而言，便不得不優先討伐袁術，維持漢獻帝的權威；袁術則是遣使告知呂布稱帝之事，並且想迎娶呂布女兒做為太子妃；對於曹操而言，徐州與揚州的聯合將成為一個新的包圍網；所幸也因為曹操迎漢獻帝得到了陳珪、陳登父子的暗助，從中勸阻呂布拒絕袁術，並且向曹操示好；此時曹操對於呂布也多加安撫⁴²，解決了徐揚聯合的危機，袁術更因為呂布送其使者去許昌邀功而攻擊呂布，讓曹操能夠在兩者相鬥之間，優先解決在荊州北方的張繡。而曹操不僅是安撫呂布，並且讓被呂布奪取徐州的劉備在小沛站穩腳跟，在呂布與袁術之間的關係惡化後，再讓呂布主動攻擊依附於曹操底下的劉備，隨後曹操進攻呂布，雖然呂布跟袁術求救，但由於呂布決策反覆，又無法送女至袁術處，故袁術沒有發兵支援⁴³。建安三年呂布最後被曹操所處斬。在建安四年時，袁紹終於擊敗公孫瓚，並且將目標轉移至曹操，雖然雙方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衝突，但是曹操開始將軍力投注於官渡，由此推論袁紹在建安四年時也開始逐漸集中軍力準備南下攻擊曹操。在建安五年正月官渡之戰的緒戰爆發，曹操最後取得這場戰役的勝利，也進入了擴張時期。

貳、擴張時期：官渡之戰後至赤壁之戰前

雖然曹操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但也因為軍力耗竭無力對袁紹追擊。而袁紹雖然大敗，但其軍力仍足以抵抗曹操。讓曹操進入擴張時期的原因在於：戰後不久袁紹病逝，並且留下繼承權的問題，造成袁譚、袁尚之間的兄弟鬩牆，給予曹操個別擊破的契機。在兄弟互鬥的過程中，袁譚屢屢遭袁尚擊敗，轉而向曹操求援，訂有盟約以及結為兒女親家，關於此盟約的內容不得而知。但在曹操徹底擊

⁴¹《後漢書·列傳·袁紹傳》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

⁴²《三國志·魏書·呂布傳》引《英雄記》太祖更遣奉車都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一好綬答太祖。

⁴³此時的袁術雖然據有揚州一部，但由於在建安二年稱帝後，先是攻擊呂布戰敗，又攻擊曹操所控制的陳國戰敗，更加上他本人的豪奢生活，實際上發兵救援呂布也有一定困難。

敗袁尚在冀州的勢力，袁譚也趁機奪取袁尚勢力敗退、曹操勢力不及佔領的地區，曹操以袁譚破壞盟約為理由，擊斬袁譚，徹底取得青州的控制。并州牧高幹（袁紹之甥）先前投降曹操，又在曹操準備遠征烏丸時叛變，曹操討平高幹隨後遠征逃至烏丸的袁熙、袁尚，擊敗烏丸聯軍之後又得到公孫康在名義上的服從，此時曹操勢力一口氣擴張了將近一倍，得到冀、青、并、幽州。在遠征烏丸之後，曹操便將軍鋒轉向荊州，在進軍的過程中恰巧劉表病逝，也跟袁紹死後一樣發生了繼承權的問題，分裂的荊州在面對曹操的軍威時，由荊州大族所擁立的劉琮選擇了投降，使得曹操能夠快速進軍長江以北的荊州地區，並且派員安撫荊州的南方四郡，此時曹操的聲威達到頂點，連遠在益州的劉璋都提供糧食兵員給曹操，隱隱有天下一統的局勢，但赤壁之戰大敗北還，造成在荊州的軍力不足，喪失了對荊州的控制。

參、再鞏固時期：赤壁之戰後至曹操病逝

曹操雖然在赤壁之戰大敗，但是中國北方的統治仍未遭到撼動。他返回北方建立水軍力量，並且用計逼迫關中諸將造反，讓關中真正地接受曹操的控制。也派遣夏侯淵將在桴罕稱王的宋建消滅，讓脫離中央控制三十餘年的涼州回歸。關於曹操對漢中的經略，雖然曹操主動攻克了漢中，但是卻沒有繼續攻擊剛佔領益州的劉備，乍看之下似乎益州可以一氣攻克，但在現實環境中，此時孫權正對合肥進行攻擊，而曹操大軍深入益州，必須面對一個問題—補給，進攻益州不可能在短時間取勝，在益州陷入了持久戰，若孫權成功地攻下合肥，則許昌將直接暴露在孫權勢力之前，對於曹操漢中與許昌的價值孰重孰輕是很明顯的，他留夏侯淵等將領留守漢中的同時，也將漢中的人民遷出至長安，表示他對於漢中的長期控制保持一個保留的態度，當夏侯淵在陽平戰死之後，他親自將軍隊撤回長安。從此他的防禦重心就在合肥、襄陽、長安一線，而他遷移的人民也讓後來諸葛亮北伐時僅有漢中這一個非常有限的基地。這條防線在魏文帝、明帝都仍然保持著。

第三節 迎奉漢獻帝於許昌

關於曹操迎漢獻帝於許昌的決策是否明智？對此在東漢末期有兩種代表性的說法，從袁紹與謀士的對話可知：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⁴⁴。』

前者的看法是，迎獻帝可以在統一戰爭裡「挾天子而令諸侯」，若諸侯不服再以「蓄士馬以討不庭」一即以武力討伐。後者的看法在於漢朝的影響力已經衰微，此時如同「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迎漢獻帝只是讓自己的行動多加限制。此兩者的說法，實際上與楚漢相爭的政治情勢有所類似，項梁、項羽當初擁立楚懷王（後改尊稱義帝）的目的與迎漢獻帝有相同的政治目的—收買人心，但是項羽因事事受限於義帝，最後謀殺義帝，這是郭圖、淳于瓊所沒有說出來的話。而沮授的想法正好接近劉邦當時的作法—爲義帝發喪，並以爲義帝復仇來提昇自己的正當性。此二者各有利弊，項羽爲了行動自由而殺死義帝，雖然初期各國叛楚向漢，但其原因乃是分封不公，而後漢軍在彭城之戰大敗以後，各國又背漢向楚，實際上楚漢相爭的最後決定還是在軍事實力，至於爲義帝發喪，也只是政治上的宣傳，最後還是劉邦當皇帝，而非義帝的後代。

相較迎奉漢獻帝與楚漢相爭的問題，其困難之處在於此時漢獻帝還活著，而

⁴⁴《後漢書·列傳·袁紹傳》

義帝已經遭弒，用軍事來解決問題是最後的手段，課題便圍繞著如何去面對活著的漢獻帝去創造出價值，預防處理不當所產生的損失。而漢獻帝到底為曹操帶來了多少價值？

首先，漢獻帝讓曹操對各地諸侯的戰爭，由各地諸侯私鬥，轉變成代替漢獻帝來討伐各地不服從中央的勢力，使得他永遠在名義上先取得制高點，若該諸侯無力抵抗曹操的勢力，如同劉琮投降的情況⁴⁵，就認為曹操是率領王師為順，己方抵抗則為逆；若是打算抵抗則如同赤壁之戰前周瑜對孫權的進言⁴⁶，要先將曹操打成奸臣之後，以清君側的理由來使抵抗具有正當性。

其次，曹操因漢獻帝而取得中央官職的任命權，由於正統而使任命權更有其政治效用。在與各地諸侯的來往，以呂布為例⁴⁷，曹操便以正式官職任命呂布，成功地安撫呂布，避免了呂布與袁術的聯合。除此之外，還得到任用各地諸侯部下的權力，以劉表的屬下韓嵩為例，劉表欲派遣韓嵩去許昌瞭解曹操與袁紹的情況，韓嵩對此有以下一番話：

（劉）表謂（韓）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

⁴⁵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劉）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傅）異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⁴⁶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周）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為漢家除殘去穢。」

⁴⁷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引《英雄記》太祖更遣奉車都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一好綬答太祖。

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⁴⁸。」

以上的說法可以代表一部份士人的觀念，在各地諸侯手下任官的士人，因為接受諸侯的官職而為諸侯效死；但是只要天子封官之後，效忠的對象就轉為天子，而原來的諸侯就為故主，不再為其效死。最後韓嵩的確獲得天子的任命，而當他回覆劉表時，盛稱朝廷、曹操時，劉表便認為韓嵩懷有貳心，最後因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劉表才打消處死韓嵩，而將他關押起來。此事也許讓荊州官員自危，並且在日後埋下眾官勸劉琮投降曹操的種子。

而另外一種情況則是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將其他諸侯的使者或部下留為己用，在建安四年，孫策派遣張紘奉章至許昌，被曹操留為侍御史⁴⁹，直到孫策死後，曹操派遣張紘回去勸說孫權內附，他才能夠回到孫家繼續任官；曹操在官渡時以天子名義徵召華歆入朝為官⁵⁰。既使該人不為曹操所用，也能夠透過任官的方式減少其他諸侯手下的人才。

最後則是將諸侯轉任為中央官員，如馬騰被徵召為衛尉並且連同家屬被移至鄴城，僅留下馬騰長子馬超為偏將軍統領馬騰的軍隊⁵¹。

由此幾點看出，迎奉漢獻帝的好處有兩點：第一，得到大義名分的制高點，敵人需要進行對曹操所抱持的大義進行消毒工作；第二，得到任命官員的權力，對於一般士人來說，以天子名義所發佈的徵召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誘惑；對於各地諸侯則是中央任命的官職有助於提昇自己聲望，而使得曹操在此有政治操作的空間。

而擁立漢獻帝的缺點，最主要的焦點在於「是否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也就是還政於獻帝。

⁴⁸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引《傳子》。

⁴⁹ 《三國志·吳書·張紘傳》

⁵⁰ 《三國志·魏書·華歆傳》

⁵¹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獻帝建安十三年》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兪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紅，悉徙其家屬詣鄴。

「還政於獻帝」對曹操而言有幾個難處：

壹、漢獻帝從登基以來沒有任何的統治經驗，從一開始的董卓、李傕、郭汜到曹操，他沒有機會掌握到權力。無法確定他能夠在這群雄割據的情況下，再次中興。

貳、漢獻帝能夠統治的範圍大小取決於曹操勢力，簡言之，此時的東漢朝廷僅剩下一個中央政府的組織，連維持的費用都必須仰賴曹操勢力的提供。

參、曹操本身也是割據群雄之一，他的部下的效忠對象是曹操，而對皇帝的效忠是以曹操為橋樑所維持。

肆、若曹操將政權、軍權交給獻帝，則意味著他本人的生死不再由他個人意志所控制，將受制於漢獻帝。

曹操的選擇是把持朝政，將獻帝架空變成傀儡，其結果就是漢獻帝與曹操之間的政治角力。其負面結果有以下幾點：

壹、漢獻帝為了奪回政權，在毫無實力的情況下，只能透過暗殺曹操來回收政權，建安五年的董承事件最後以董承密謀殺害曹操失敗作為收場，也使得曹操對臣下與皇帝都存有猜疑的心結。

貳、由於漢獻帝與曹操之間的明爭暗鬥，使得曹操部下分裂而遭整肅，如支持漢獻帝為首的荀彧以憂薨⁵²，便可能是因勸阻曹操進位魏公所致。

參、在初期漢獻帝的名義讓曹操得到利益，但隨著三國的雛形漸成，漢獻帝的利用價值越來越低，也成為曹操更上一層樓的阻礙。

總結而言，擁立漢獻帝有其價值所在，並非單純的二分法可以解決。隨曹操勢力的擴張，漢獻帝的價值越來越低落，而負面影響則是越來越大。在初期各方諸侯都在招募人才，以漢獻帝為名義使得曹操在招募人才更有競爭力，但隨著勢力的併吞及鞏固之後，除了形式上使用漢朝年號，剩下的便是幾近於獨立國家的狀況，漢獻帝能提供的號召力自然下降。而漢獻帝的年齡增長，對於名不符實

⁵²《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引《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皇帝，加強其皇權的企圖，反而使得曹操難以應付，在董承事件中，即使董承是受漢獻帝所使，但曹操也只能辦到董承，對於漢獻帝還是無可奈何，在各地諸侯實質獨立但在名義上仍然尊奉漢室，他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誅殺或廢掉漢獻帝，只能抱著這個不定時的炸彈，故曹操幾乎都以鄴城為駐紮地，而非許昌，顯現出兩者的關係之惡劣。

第四節 赤壁戰前與各地割據勢力的互動

曹操與各地勢力的互動主要也可以依迎奉漢獻帝作為粗略的分界點。

壹、在迎奉漢獻帝之前：

在此階段曹操與各勢力互動主要有兩個特色：依附袁紹為首的故舊勢力以及缺乏主動權。

曹操在討董卓戰爭結束後，因為喪失了部隊而在袁紹羽翼下恢復實力之時，正好發生青州黃巾入袁州的事件，在袁紹以盟主的身份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之後，曹操才有機會建立他的勢力，而對於袁紹此任命的目的也是為了讓自己的勢力進入袁州。並且也配合袁紹聯手擊敗在初平三年時，袁術所發動與公孫瓚、陶謙聯軍攻擊袁紹、曹操的攻勢。此時曹操的利益與袁紹雖然略有不同，但是仍然處於一個穩定合作的狀況—袁紹致力於攻擊公孫瓚並且提供曹操支援以避免袁術與其盟友南北夾擊；曹操致力於擴展勢力以及抵禦袁術、陶謙的攻擊，曹操相當於是袁紹的南方屏障。

此時與袁紹的合作關係對曹操而言是極為重要的，還有陳留太守張邈的私交關係讓他在領有袁州並且攻擊位於徐州的陶謙更加放心，有一段記載可說明曹操與張邈的關係。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⁵³。」

當曹操在攻擊徐州時，張邈接受陳宮聯合呂布奪取袁州，曹操在袁州此時僅

⁵³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附張邈》

剩下三城爲其固守，與呂布的戰事又陷於膠著，軍食將要接濟不上時，袁紹寫了封信給曹操，表示願意提供支援，而曹操需要將其家人移至鄴城，曹操在將要答應時，因部下諫阻而打消念頭⁵⁴。對於袁紹而言，曹操是他想要收服的人才；對於曹操而言，袁紹是強大的敵人，但是也是唯一有意願扶持他的盟友。在迎奉漢獻帝於許昌之前，曹操與袁紹的關係在表面上至少都是和平的。關於徐州的陶謙先與袁術合作攻擊曹操、袁紹，後來曹操的父親曹嵩又因陶謙而死，自然又加深其仇恨。最後的主因在於曹操的擴張野心，徐州在黃巾、董卓之亂時，吸納了大量流民，經濟方面是相對富庶的地方。曹操與陶謙之間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互動，都是兵戎相見爲主。當陶謙病逝，由劉備接替時，曹操正與呂布在爭奪袁州的控制權，無暇與劉備來往。當呂布逃往徐州要求劉備的庇護，曹操也沒有對劉備提出攻擊呂布的提議，也沒有擔心呂布與劉備的合作將會爲他帶來更大的戰爭，從事後論來看，呂布與劉備最後發生內鬥，所以靜觀其變是上策，更可能是曹操此時需要休養生息，所以沒有對徐州多施以壓力。而袁術與曹操的關係一開始就處於惡劣的情況，首先可能的原因在於他是袁紹所扶持，在二袁之爭中自然會被袁術敵視；其次，曹操是袁術聯合公孫瓚進行南北夾擊的主要障礙；第三，曹操與袁術都對徐州有佔領的野心，曹操多次攻擊徐州，而袁術也自稱徐州伯表明他對徐州的覬覦。

貳、迎奉漢獻帝以後：

首先，他與袁紹的關係日益惡化，袁紹扶持曹操是由於與公孫瓚的交戰而無暇南顧，但曹操並不完全接受袁紹的控制，在曹操迎奉漢獻帝以後，隨即以天子的名義下詔譴責袁紹⁵⁵，使得袁紹必須上書爲自己辯解，對此袁紹憤怒地表示曹

⁵⁴《三國志·魏書·程昱傳》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遷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荀彧）、（程）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

⁵⁵《後漢書·列傳·袁紹傳》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縱相討伐。

操居然敢挾天子來箝制他，曹操爲了安撫袁紹，以天子名義任命袁紹爲太尉，但是袁紹不滿位於曹操之下（曹操自任命爲大將軍），此時陷入僵局，曹操只好將大將軍讓給袁紹，自己爲司空行車騎將軍。此後，河內太守張楊爲了支援被曹操所圍困在下邳的呂布而遭到部將楊醜所殺，但楊醜隨即被另一部將眭固所殺，眭固並且帶領人馬投靠袁紹，在途中遭到曹操攔截而被殲滅，相信這對袁紹來說是一個明顯的裂痕。更重要的是，曹操開始重視官渡，也是爲了日後一戰所做的準備。而在官渡之戰前，袁紹爲了擺脫曹操動輒以天子爲名，發檄文爲自己辯解⁵⁶，並且矮化曹操爲獻帝身旁的奸臣，以清君側的方式來對抗曹操在政治上的優勢。在袁紹死後，其子袁譚、袁尚內鬥，雖然有袁譚尋求曹操支援的互動，但實際上分裂的袁氏兄弟根本沒有與曹操互動的資格，其關係爲從屬關係，這由袁譚趁曹操與袁尚相爭時，奪取袁尚地盤被曹操責以背盟並加以討伐可得知。而面對投奔公孫康的袁熙、袁尚，曹操則是停止軍事行動來消解公孫康的疑慮，使其斬送袁熙、袁尚，事後曹操則封襄平侯、左將軍讓公孫康在名義上服從中央朝廷。

對於盤據徐州的呂布以及劉備，呂布襲擊劉備取得徐州的控制權，曹操爲了避免在淮南稱帝的袁術與呂布聯合，便特意安撫，使其心向朝廷，並且以官爵作爲呂布未來收購各地諸侯的報酬。對此呂布自覺備受曹操重視而自喜。而被呂布趕跑的劉備，曹操提供了支援，並且任命劉備爲豫州刺史屯於小沛收納軍隊，隨後在討滅呂布之後，將劉備帶回許昌，任命爲左將軍，用以招攬天下名士。隨後劉備受曹操命令攻擊袁術，事後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又爆發參與董承暗殺曹操的計畫，成爲曹操的死敵，而在官渡之戰前，劉備被曹操擊敗，逃往袁紹尋求庇護，不久便設法脫身前往荊州劉表處，從此曹操與劉備就沒有正式的互動。

至於袁術，因爲曹操擁立漢獻帝，對於袁術的稱帝，扼殺彼此之間外交的空間，曹操爲了漢朝的正統與尊嚴，只能討伐袁術作爲重振漢朝的第一步。

讓曹操損失愛將典韋、愛子曹昂、姪子曹安民的張繡，在曹操首度進軍時，

⁵⁶《三國志·魏書·袁紹傳》引《魏氏春秋》

便因抵抗以天子爲名的曹操，在曹操行軍至宛時，便率軍回歸中央。但因曹操的驕傲折辱以及對其愛將胡車兒的挖角，讓張繡發動奇襲而曹操敗逃，賴典韋、曹昂之力才倖免於難。在官渡之戰前，曹操再次派遣使者要求合作，張繡的謀士賈詡勸說張繡與曹操聯合，其勸說內容有三點：一、曹操以漢獻帝爲名，是天子之師，與其抵抗在大義上不利。二、袁紹勢強而曹操勢弱，在曹操的心中張繡的兵力顯得更加重要。三、曹操爲了招攬天下人才，必能盡釋前嫌以博取民心。實際上後兩點才是真正的主因，但是大義名分在當時仍有其影響力。

關於盤據在關中的諸將，曹操開始與其有互動是在官渡之戰前，由於曹操勢弱，擔心馬騰、韓遂等人應袁紹之邀對曹操西翼進行夾擊，便採用荀彧建議派遣鍾繇去安撫關中諸將⁵⁷，曹操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鍾繇到達長安以說服馬騰、韓遂遣子入侍⁵⁸，其關係一直保持到赤壁戰後，曹操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勢力，派遣鍾繇攻擊張魯，逼反關中諸將，才解決關中的形式上服從漢朝，實際爲各地兵馬割據的情況。

孫策、孫權在江東的發展，對於曹操而言是當時力所不能及，但是對於孫策勸阻袁術稱帝以及袁術稱帝後發書絕交的態度，讓曹操有見縫插針的機會⁵⁹，在官渡之戰前，曹操爲了安撫已經平定江東的孫策，乃以弟女配孫策小弟孫匡，爲兒子曹彰娶孫賁之女，禮辟孫權、孫翊，又命令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爲茂才。可見曹操結交的用心深厚。但是孫策仍然有圖謀曹操之心，在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也想進軍許昌迎奉獻帝，但因打獵而遭到刺客刺殺，由孫權繼承孫策的事業。曹操此時也結束了官渡之戰，本想趁喪攻擊孫權，但最後接受張紘的建議，派張紘去規勸孫權回歸朝廷⁶⁰，雙方在形式上一直保持友好狀況。在赤壁之戰前，

⁵⁷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⁵⁸ 《三國志·魏書·鍾繇傳》

⁵⁹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⁶⁰ 《三國志·吳書·張紘傳》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曹操雖有下江東之意，仍然先發了帶有威脅的信給孫權⁶¹，戰後又發了封聊以自解的信說明赤壁之戰，並非被周瑜擊敗⁶²。其戰後互動甚多於後文詳述。

從曹操與各地諸侯互動來看，漢獻帝有其重要性存在，但更重要在於軍事實力。由於軍事實力不足以克敵，他必須退讓，如袁紹拒太尉一職，曹操立即將大將軍讓給袁紹，代表有漢獻帝的確政治上擁有優勢，如袁紹一直為天子名義的詔書所擾，曾要求曹操遷漢獻帝於甄城；在與曹操開戰之前，還得要先發檄書來說明自己的行為並非攻擊漢獻帝，而是攻擊曹操這個奸臣。

對於各地諸侯而言，軍事實力足以抵抗曹操時，便採取袁紹的方式，轉移目標到曹操身上；無力抵抗的諸侯，雖然投降但是在名義上還是回歸漢朝名下，讓自己有個台階下，而曹操也用朝廷官爵來回報服從的諸侯。

更重要是當時各地諸侯並不一定有漢朝的官爵，有時取得方式是透過較有實力的諸侯以「表」、「行」的方式，承天子名義任官，如曹操行奮武將軍便是袁紹以盟主名義承天子任命，其實與自封也沒有兩樣，而漢朝正式的任命並不能對受任者有什麼保證，如同袁州刺史金尚也是被曹操以實力趕到袁術處。但是回歸原點畢竟有個正式的任命也比較有面子，此觀點可由劉琮投降時可知，「劉表亡，曹公向荊州。（劉）表子（劉）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婁）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誠⁶³。』」，漢朝的正式任官也是各地諸侯提高身價的重要工具，袁紹也因太尉位在大將軍下而對曹操發怒、呂布也因曹操以天子任命左將軍而大喜，可知正式任命仍有其吸引力。

以漢獻帝名義安插自己心腹於敵人之中，如曹操任命鍾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當時馬騰、韓遂因名義上服從漢朝，也只能聽任鍾繇進駐長安。鍾繇也透過其任命來安撫關中諸將，使其在官渡之戰時保持中立。若無漢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⁶¹《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引《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賤臣，莫不嚮震失色。

⁶²《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江表傳》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⁶³《三國志·魏書·崔琰傳》引《魏略》

獻帝，關中諸將豈能聽任鍾繇進駐長安。

由以上觀之，曹操的政治活動與漢獻帝是息息相關的，他充分利用了漢獻帝的價值，來塑造出一個有利自己的局勢，使得自己在戰略層面上盡可能的取得優勢，或造成對手的困擾；在需要時便抬出漢獻帝的名號，無力顧及就以官爵籠絡之，需要正當出兵的理由就以不服漢室來征討。但是這個優勢在三國雛形漸成時，漢獻帝的權威加速衰退，臣下效忠的對象也以各地諸侯為中心。

第五節 赤壁戰後與劉備、孫權勢力的互動

所謂「三國時代」的正式開幕，自然最早也必須由曹丕篡漢算起，最晚則是由孫權自立國號「吳」開始。三國時代是在赤壁戰後產生雛型。面對劉孫兩家的聯盟，又加上赤壁之戰的失敗，短期無力發動較大的攻勢；在這個空檔中，曹操的外交關係自然以這劉孫兩家勢力為主要焦點；尤其當劉備、孫權同盟之後，曹操對孫權的政治攻勢，從來沒有中斷，化解劉孫同盟的動作未嘗停止，為何曹操對劉備的政治攻勢遠少於孫權，其歷史淵源是否能夠給我們解答。而最後在曹操死前，劉孫同盟在關羽從荊州發動北伐曹操的同時，孫權也襲擊劉備所控制的荊州。荊州的三角問題，曹操是採取怎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值得我們思考。

曹操與劉備的關係：當曹操東征徐州之時，徐州牧陶謙向當時公孫瓚部下田楷求救，田楷與劉備前去救援陶謙，此時正遇呂布襲取袁州，曹操退去，而劉備也改投靠陶謙，照理來說對於劉備不費一兵便坐擁徐州，又收留呂布，曹操應該相當仇視劉備。但是在劉備被呂布襲取徐州時，反而先跑來投靠曹操。關於劉備的投靠，在曹操陣營中也產生了漣漪，程昱的看法是「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⁶⁴。」郭嘉的看法是「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⁶⁵」其實看法相當一致，劉備的生死只取決於曹操的發展還在起步，需要招攬人才，不能殺劉備以免壞了自己的名聲，謀士們都認為劉備是後患，只是現實情況不容許殺劉備。當曹操討伐呂布時，劉備也隨軍前往，在

⁶⁴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⁶⁵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引《魏書》

擒獲呂布之後，曹操便把劉備帶回許昌，並沒有讓他重新管理徐州，對此劉備應該也有所不滿。正巧袁術因為自己的豪奢行為造成無法自立，想經徐州北上投靠袁紹，曹操派遣劉備督朱靈、路昭攻擊袁術，隨後就反悔但是來不及阻止。而劉備在許昌的這段時間，也參與了在建安五年事發的董承預謀暗殺曹操的計畫，在攻擊袁術的途中，袁術先病死，劉備到小沛後，將朱靈、路昭遣回，並且襲殺曹操所任命的徐州刺史車胄。

關於劉備參與衣帶詔以及在徐州反叛的事件。對於曹操而言，這是無可饒恕的事情，當劉備被呂布襲擊時，收留他的人是曹操；他所領的軍隊是曹操的軍隊；他所奪取的徐州是曹操不久前所佔領的領地；又參與密謀謀殺曹操。從此之後，曹操與劉備之間可說是沒有互動存在，曹操僅有的念頭便是消滅劉備。從劉琮投降，曹操第一個決定便是追擊劉備，因為劉備不可能投降，為避免劉備南下取得江陵，曹操親自率輕騎追擊，就能夠瞭解在曹操心中對劉備的重視以及敵意。

孫權與曹操的關係十分複雜。在前文提到曹操將孫策所派遣的張紘以天子名義任官於中央，而孫策在官渡之戰中也有計畫襲擊許昌，但在表面上孫策仍然維持他從勸阻袁術稱帝而與曹操交好的態勢。當孫策遭刺身亡，曹操的反應是「趁喪伐吳」，在張紘的勸阻後，改派張紘回去孫權身邊，撫佐孫權歸附中央。在赤壁之戰前，曹孫兩家是處於表面和諧。當曹操攻擊荊州，劉備撤退至夏口時，派遣使者威脅孫權⁶⁶，希望他能夠如劉琮一樣納土歸降。曹操的信的確震撼了當時東吳眾臣，在戰與降之間展開辯論。孫權最後決定與劉備聯手抵禦曹操，在赤壁之戰成功地擊敗曹操，曹操北歸造成劉備孫權在荊州所有權的爭奪。

荊州對於劉備、孫權兩方都具有重要性。魯肅與孫權相見時，也對東吳未來提出發展的策略：

「…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

⁶⁶《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引《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眾臣，莫不嚮震失色。

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⁶⁷。」

而諸葛亮流傳後世的《隆中對》也為劉備做了未來的規劃：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⁶⁸。」

雙方在備受曹操軍力威脅下，在開始時仍然保持友好狀態，赤壁戰後劉備收納劉表舊部，人多地少，劉備便前往京城詣見孫權要求督荊州，此事東吳內部有反對聲浪，最後孫權採用魯肅的建議，讓劉備都督荊州，減輕東吳防禦壓力。曹操對於孫權以土地資助劉備感到驚訝⁶⁹。

曹操在劉備、孫權對荊州所有權的協調中，也不是靜觀其變。他在赤壁之戰隔年派遣九江人蔣幹去說服周瑜投順，最後蔣幹回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間也⁷⁰。」曹操也寫信給孫權說：「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⁷¹。」以此來削弱周瑜的功績，企圖離間君臣之間的關係。

在建安十八年，曹操進軍攻擊濡需口，雙方相持月餘，當曹操正為退兵與否感到煩惱時，孫權寫信給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一張紙上則寫：「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完之後對諸將說：「孫權不欺孤。」隨後率軍撤退⁷²。

建安十九年時，曹操因為孫權奪取皖城，曹操再次對孫權用兵，此次以留兵合肥，無功而返。隔年建安二十年，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攻擊合肥，被守將張遼擊退。建安二十一年時，曹操又再度發動南征，在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前進至居巢，孫權被曹操擊敗後，立即遣使請降，而曹操也派使者回報修好，誓重結婚⁷³。雙方直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率軍圍困襄陽、樊城時，曹操的謀士司馬懿、蔣濟認

⁶⁷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⁶⁸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⁶⁹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⁷⁰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江表傳》

⁷¹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引《江表傳》

⁷² 《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引《吳歷》

⁷³ 《三國志·吳書·吳主權》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爲劉備、孫權的關係是「外親內疏」⁷⁴，建議曹操派使者去唆使孫權襲擊關羽，而孫權也回信給曹操說明願意「討賊自效」⁷⁵。同時曹操也親自率軍至摩坡，並且增加徐晃的軍隊，讓徐晃將孫權襲擊荆州的書信射入樊城讓曹仁堅心固守，使得關羽猶豫不決，徐晃趁此擊敗關羽，關羽南退發現東吳已經襲取荊州。當時堅守樊城的曹仁是否對撤退中的關羽進行追擊，趙儼認爲不應追擊關羽是爲了「存之以爲（孫）權害」，曹仁接受趙儼的見解，不久曹操也下命令禁止追擊，理由如趙儼所說⁷⁶。

在孫權擒殺關羽之後，曹操立即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實現他許封江南之地的承諾。而孫權也傳送關羽首級，並且上表稱臣，稱說天命，希望曹操取代漢朝。對此曹操將孫權的信公布給諸臣並且說了以下的話：「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⁷⁷！」拒絕篡漢自立。

從曹操與孫權的這些事蹟來看。孫權與劉備的關係取決於曹操的態度，當曹操主動攻擊劉備、孫權其中一方時，劉備與孫權便採取合作的態度，共同抵抗曹操。他們又各自希望對方主動吸引曹操的注意力以便自己取利。如曹操進軍漢中時，孫權便率軍攻擊合肥。孫權與劉備的合作可以讓曹操在西方與東南兩處奔波，但是也基於各自的私心，雙方都希望對方吸引曹操主力以便自己的擴張並且削弱對方實力。如此一來也讓曹操有可趁之機，由於曹操與孫權的關係比較模糊，並且孫權並沒有像劉備一樣打著「復興漢室」的口號，在外交上不必將曹操當作死敵，這是孫權比劉備具有的優勢。從孫權給曹操的信來看，其內容爲「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至少降低了曹操的敵視程度，也變相的肯定了曹操的能力，不因赤壁之敗而看輕曹操。而曹操主要的用兵對象也是孫權，有以下幾個原因：

⁷⁴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⁷⁵可參見《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及《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⁷⁶《三國志·魏書·趙儼傳》（趙）儼曰：「……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儼。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

⁷⁷《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略》

壹、東吳所依靠的是長江天險，而劉備所依賴的是崇山峻嶺，以進軍及補給的難易度來看，攻擊孫權是比較容易的。

貳、孫權的外交態度相較於劉備，更具有彈性，可以用兵讓孫權備感威脅而更加軟化，而曹操的確也成功的做到這點，讓孫權在建安二十二年遣使請降。

參、孫權的戰略目標是先取得荊州，再以荊州為跳板佔領益州，來與曹操對抗。與劉備跨荆、益兩州討伐曹操，兩者的目標有所衝突。在荊州的所屬權上劉備孫權雙方都屢有衝突。故曹操鼓勵孫權攻擊劉備以取得荊州，其目的在於使雙方的同盟關係破裂，對於曹操而言，無論哪一方在荊州取得控制權，必定結下死仇，最後曹操能夠得漁人之利。而吳、蜀在曹操病故後，的確也因為荊州及關羽之亡爆發猇亭之戰，劉備戰敗造成蜀漢國力大減，吳蜀關係也陷入冰點。

從赤壁之戰後，孫權、劉備雙方的合作與否，很大關係到曹操的軍事行動。但是曹操並沒有被動的等待孫權、劉備的行動，而是一方面強硬的對付劉備，另一方面用軟硬兼施的方式，從孫權下手，企圖拆散孫權、劉備的同盟。曹操的策略在他身後開花結果，但是也因繼承人曹丕的決策而喪失統一的契機。曹丕在孫權求救偽降時，選擇接受孫權的偽降並且選擇靜觀雙方的戰爭，最後在不適當的時機選擇襲擊孫權而以失敗告終，促使蜀吳再次同盟，孫權稱帝擺脫曹魏的附屬地位。

第六節 屯田制

秦國以法家的「急農」來兼併天下，曹操也體認到惟有糧食能夠安定民心，讓農民回到生產，可以穩定地方秩序，對國家軍隊的花費也可以透過穩定的稅收來進行維持與支付，讓軍隊可以專志於對外勢力的對抗，而非在農民軍之間疲於奔命。但是只知道「急農」是不夠的，從棗祇到任峻來看曹操的農業政策。

屯田制到底對曹操的事業有多重要，首先要瞭解屯田制實施的範圍與年代、實施的方式、其組織的效用與額外的益處。

關於實施的範圍與年代，可由下表所得瞭解：

屯田主持者	經營時間	屯田地區	屯田類別	材料依據
曹操	獻帝興平元、二年間	袞州濟陽郡之甄城一帶	軍屯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興平二年條及注引《魏書》
棗祇	興平元、二年間	袞州東郡東阿一帶	民屯	《三國志》卷十六《魏書·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卷一《武帝紀》及卷十四《程昱傳》等
夏侯惇	興平元、二年間	袞州陳留郡、濟陽郡一帶	軍、民屯	《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惇傳》
任峻	建安元年	豫州潁川	民屯	《三國志》卷十六《魏書·

		郡許下		任峻傳》、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
袁渙	建安四年左右	豫州沛國	民屯	《三國志》卷十一《魏書·袁渙傳》
劉馥	建安五年至十三年	揚州合肥	民屯	《三國志》卷十五《劉馥傳》及《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弁揖	建安十年左右	東郡濮陽	民屯	高誘《淮南子敘目》
時苗	建安、正始年間	淮南郡	民屯	《三國志》卷二十三《魏書·常林傳》
	建安十四年	揚州壽春	民屯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水經注·肥水注》
倉慈	建安年間	淮南地區	民屯	《三國志》卷十六《魏書·倉慈傳》
	建安年間	冀州陽平郡之陽平頓丘	民屯	《晉書》卷五十一《東皙傳》、《水經注·淇水注》
梁習	建安十八年	并州上黨郡	民屯	《三國志》卷十五《梁習傳》
謝奇	建安十九年	揚州蘄春	民屯	《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及《資治通鑒》卷五十九
朱光	建安十九年	揚州皖城	民屯	同上

	建安十九年前	豫州弘農	民屯	《三國志》卷十五《魏書·賈逵傳》
	建安二十年	雍州扶風、陳倉		《三國志》卷二十三《趙儼傳》及《資治通鑒》卷六十
嚴匡	建安二十三年前	豫州潁川	民屯	《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
	建安二十四年前	荊州漢川地區	民屯	《晉書》卷一《宣帝紀》、《資治通鑒》卷六十及胡注
	建安末年	冀州渤海郡之南皮或豫州潁川郡之襄城	民屯	《晉書》卷二十三《石苞傳》及《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鄧艾傳》注引《世語》
資料來源：高敏（2005年）曹魏屯田分佈地區、經營年代、屯田主持人、屯田類別及材料依據表解，《魏晉南北朝史發微》第43~45頁。				

從以上記錄來看，曹操時期的屯田範圍主要分佈在袞、豫、揚三州，而屯田的性質以民屯為主。在官渡之戰（建安五年，西元二零零年）前，屯田的範圍僅在袞、豫兩州，關於實施屯田制範圍當然取決於曹操勢力的範圍，而揚州淮南等地的屯田都是在官渡之戰以後才有比較多的紀錄。

從地域分佈來看，在袞、豫兩州的屯田是屬於根據地性質的屯田，意指屯田區域的選擇是立基於控制區域。但是在官渡之戰後的屯田區域，就多以揚州為主，屯田區域的選擇就不是單純受限於控制範圍，還有戰略層面的考量，可能是針對孫權方面的作戰而設置，從曹操後期的軍事行動來看，揚州、淮南的屯田有

就近提供軍糧之便。在建安十四年「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⁷⁸」、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⁷⁹。」、建安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十月，公自合肥還⁸⁰」、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⁸¹。」以上的紀錄可以顯示關於揚州、淮南屯田的需要與用途。

關於屯田制可分為民屯與軍屯，其最大差異自然就是屯田者的身份不同，軍屯便是以士兵屯田；民屯則是以人民屯田。軍屯的收成應該全都繳交於國家，因為由於「錯役制」與「士家制」的實施，士兵與家屬分隔兩地，而士兵的生活所需又由軍隊所提供。民屯則是先後有兩種收租方式為「計牛輸穀」或稱「佃牛輸穀」，「計牛輸穀」是依照人民向政府租用耕牛的數量來繳交租稅；另一種則是依照人民向政府租用耕牛的數量來決定繳交比例，由棗祇所提出。此兩種方法的差異在於「計牛輸穀」是「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⁸²」，對於民眾有利而國家在豐收時並不能多得稅收，但是在歉收時還需要免除租稅。而棗祇的提議，在豐收時國家也可以徵得更多的租稅，對於政府比較有利，而其比例為「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⁸³。」租用官牛的租稅是六成的收穫量，就算自己持有耕牛，其比例也是要繳交五成收穫。

屯田的成效是不容置疑的，的確在曹操的統一戰爭中有其貢獻，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屯田制佔了多大的重要性」。關於屯田的成效可由以下記錄說明之。

「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⁸⁴。」

認為屯田制是曹操統一北方的決定性措施，大多以此記錄為本。而《魏晉南

⁷⁸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⁷⁹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⁸⁰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⁸¹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⁸² 《三國志·魏書·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

⁸³ 《晉書·列傳·傅玄傳》

⁸⁴ 《三國志·魏書·任峻傳》

《魏晉南北朝史論》一書對此觀點有所質疑⁸⁵，認為在官渡之戰中，曹操軍仍為糧食所苦，而該時已經離許下屯田（建安元年，西元 196 年）五年。其論述的來源為：

「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⁸⁶。」以及「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⁸⁷』」

用以說明曹操當時的軍糧十分不足，而懷疑「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⁸⁸」的說法，進而質疑屯田制對於曹操統一北方是否那麼具有決定性。

筆者認為糧食缺乏的問題在於官渡是戰場，戰場不能生產糧食，只能依賴運輸。但是此時曹操的補給運輸正面臨著「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⁸⁹。」表示糧道並不順暢，仍需要集結並且護衛之後才能夠運輸，補給的困難自然會影響到前線糧食之短缺。又加上「百姓疲乏，多叛應紹⁹⁰」而且從白馬之戰開始計算至官渡之戰結束，戰爭持續了八個月，加上戰爭發動之前的準備時間⁹¹，至少影響了戰場周遭區域一次的農作收成。雖然官渡之戰的主要戰場在於官渡，但是實際上曹操軍的防禦線，不止於官渡一隅⁹²，更加重了其運輸上的困難。故認為官渡之戰的軍糧缺乏，可能源於運輸困難、農耕時間的損失、人民叛變等因素，而非只因屯田收穫不夠豐碩所造成。

最後則是屯田制在當時環境的附加價值。首先，屯田制的實施前提是國家有

⁸⁵ 《魏晉南北朝史論》黎虎著（1999），北京：學苑出版社。第 203 頁。

⁸⁶ 《三國志·魏書·袁紹傳》

⁸⁷ 《後漢書·列傳·荀彧傳》

⁸⁸ 《三國志·魏書·任峻傳》

⁸⁹ 《三國志·魏書·任峻傳》

⁹⁰ 《三國志·魏書·袁紹傳》

⁹¹ 根據《三國志·魏書·武帝操》的紀錄。官渡之戰中，曹操最早分兵於官渡的時間，在建安四年「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

⁹²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

大量土地，黃巾之亂造成人民逃避戰火，提供了無主土地以及流民。流民對當時各地都是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如何讓這些勞動力穩定下來，而非變成盜賊繼續破壞農業生產，屯田制提供一個社會穩定的功能，至少讓流民重新回到農業生產，創造更多的糧食以支持曹操戰爭的同時，也解決了流民問題。如此也減輕各地政府面對盜賊的壓力。

其次，屯田制的實施，必定有其組織存在，而這個組織不僅提供屯田民內部秩序的穩定，在危難時，也成為鎮壓反叛勢力的力量。在建安二十三年（西元二一八年）春正月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造反一事，最後被「（王）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⁹³。」說明屯田的組織在危急時，可透過組織動員，對臨時性質的動亂作出反應。

屯田制在當時的確是決定性的措施，其影響的層面不僅於經濟層面，更觸及軍事、社會各個層面。但是成為屯田民的人民或士兵，其人身自由是非常不自由地，成為國家的農奴，屯田制的亮麗功績的背後，也是以屯田民的犧牲作為基礎。

⁹³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第七節 補給

壹、運輸線的建設：

在屯田制的背後也隱含著曹操勢力的軍需生產，可是光有生產是不夠的，要如何讓在戰場上的部隊即時得到最需要的物資，這就是運輸的重要性。曹操對此也有開鑿過運河，其背景與目的值得我們去瞭解。尤其是在亂世中進行這些工程，就可能對其他的建設造成排擠，而更重要的是一是否有發揮效果。

關於曹操開鑿運河的紀錄，有平虜渠、泉州渠、睢陽渠、利漕渠，其詳細情況如下表：

渠名	時間	地點	連接水域	資料來源
睢陽渠	建安七年	袞州陳留郡浚儀縣，東過睢陽縣。	睢水於此縣首受萇蕩渠水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平虜渠	建安十年	冀州安平國、河間國	呼陀河入泝水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泉州渠	建安十一年	幽州漁陽郡	洵河口鑿入潞河，以通海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三國志·魏書·董昭傳》
利漕渠	建安	冀州魏郡	引彰水入白溝	《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漕 渠	十八 年			
--------	---------	--	--	--

這些運河的開鑿時間最早在建安七年，也就是官渡之戰結束後兩年。此時開鑿睢陽渠的目的十分明顯，曹操記取在官渡之戰時糧食運輸的教訓，用以加強己方的補給能力。因為此時雖然曹操在官渡之戰取得勝利，但是官渡之戰隔年（建安六年）曹操主動攻擊位於倉亭的袁紹軍，雖然曹操擊敗了倉亭的袁紹軍，但是袁紹在該年也將因官渡戰敗而叛變至曹操的諸郡縣收復。袁紹與曹操的北方霸權爭奪戰尚未結束，直到袁紹病死，袁譚、袁尚的內亂才讓曹操有機會將北方併入其勢力。

平虜渠與泉州渠就是曹操爲了消滅袁紹殘餘勢力而開鑿的運河。主要的攻擊目標就是接納袁尚、袁熙兄弟（長子袁譚已亡）的三郡烏丸，三郡烏丸在曹操與袁氏兄弟的相互征戰時，趁幽、冀兩州的控制權混亂之時入侵中國本土。而在袁氏兄弟被曹操擊敗後，袁氏兄弟也想借重三郡烏丸的兵力來收復故土，而平虜渠與泉州渠就是爲了運送糧食而開鑿。⁹⁴平虜渠所連接的便是冀州所屬的安平國與河間國，連接冀州北部的的水運，並且呼陀河又連接潞水，可與泉州渠相接，讓冀州北部的糧食能夠更快的送至幽州。

泉州渠的開鑿更是爲了接通海運。關於海運方面，在建安九年前公孫度便「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⁹⁵。」顯示當時的海運技術至少已經有沿岸航行的能力，孫權也曾派遣使者結交公孫淵（公孫度之子）也是透過海上航行⁹⁶。泉州渠的開通使得徐州、青州、揚州能夠透過海上運輸直接送達幽州，減少陸路運輸所造成的損耗。

⁹⁴《三國志·魏書·董昭傳》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

⁹⁵《三國志·魏書·公孫度傳》

⁹⁶《三國志·吳書·吳主權》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從歷史來看，運河的開鑿大多都是在國家承平之時，因為古代的工程科技未如今日發達，開鑿運河實需極大的物力與人力。曹操對於運河的開鑿主要都是因應軍事所需，便利軍糧的運輸，而其影響也不僅於曹操當時，至唐代仍有「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⁹⁷。」以曹操舊時所開鑿的運河為基礎，加以改建的紀錄。可知曹操對於補給的重視以及其遠見。

貳、前線補給基地：

有良好的生產與運輸的規劃，是後勤的重要環節。戰爭具有難以預測的特性；能夠預測的戰爭，自然能在事先著手準備。面臨著突發的戰事，雖然中央有堆積如山的軍資、順暢的運輸線，仍會遠水救不了近火；在這個時間點，軍隊就只能依靠駐地的儲藏來進行作戰。此節主要在探討曹操對於補給基地的設置。

曹操對於前線後勤的問題，在前文提及以運河來加強後方對前線的支援，還有另一種作法—直接將前線基地與生產基地合而為一。在赤壁之戰後，南方的防線就以合肥、樊城分別防禦來自孫權控制的揚州、劉備所控制的荆州的攻擊。而夏侯淵在漢中戰死後，曹操將軍隊撤出漢中，派遣曹真、曹洪屯駐於陳倉，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便以陳倉為主要爭奪戰場之一。

根據屯田制的分佈如下表

屯田主持者	經營時間	屯田地區	屯田類別	材料依據
劉馥	建安五年至十三年	揚州合肥	民屯	《三國志》卷十五《劉馥傳》及《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建安二十四年前	荊州漢川地區	民屯	《晉書》卷一《宣帝紀》、《資治通鑒》卷六十及胡注
	建安二十年	雍州扶風、陳倉	不明	《三國志》卷二十三《趙儼傳》及《資治通鑒》卷六十

⁹⁷ 《舊唐書·列傳·良吏下·姜師度傳》

資料來源：高敏（2005 年）曹魏屯田分佈地區、經營年代、屯田主持人、屯田類別及材料依據表解，《魏晉南北朝史發微》第 43～45 頁。

以上表來看，曹操在主要的三個防禦重心各自都有進行屯田，而屯田的形式並非採取且守且耕的軍屯為主，反而以民屯為其實施方式。雖然讓士兵以軍屯形式來駐防邊疆對國家開支是比較節省費用的作法，但是軍屯的實行，將會造成士兵的訓練不足，若重視士兵的訓練，則屯田的效果便會打折。

在此三處採取民屯的方式，其支持軍事行動的意義就十分明顯，讓軍隊專注於軍事事務，而屯田交由屯田客來執行，分工有利於專長的發揮。民屯雖然不是以軍隊的制度來進行，但是民屯不意味著屯田客完全依賴軍隊的保護，在危急時仍可以因其組織而成為正規軍的預備隊，加入作戰。

此三處防禦重鎮就成為孫權、劉備攻擊曹魏勢力的主要目標，因為此三處在地理位置、補給能力都無法讓其敵人忽略其重要性。其交通的重要性，在曹操的建設上更具有其戰略價值。

第八節 小結

從以上諸節的敘述中，曹操的發展可從《隆中對》做一個最簡要的說明。《隆中對》說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天時」與「人謀」是曹操成其大業的重要因素。「天時」是指當時的客觀環境，如黃巾之亂、董卓亂政等事件的發生，造就了曹操發展的環境。沒有黃巾之亂，曹操便不會有機會被袁紹表為東郡太守，讓他踏出自立的第一步。雖然環境讓曹操有機會發展，但更多的是曹操與其謀臣武將的努力，才能一統北方。

本章主要關注的焦點在於「人謀」也就是「戰略」。要成就一番事業並非單純的運氣加上瞎打瞎撞。在戰略上鞏固袁州為根本，這算是起初比較運氣成分的選擇，因為東郡太守王紘與袁州刺史劉岱先後因黑山軍與青州黃巾，而分別逃亡與陣亡。才讓曹操至少和平地進入袁州，與當地割據力量無重大衝突。

曹操的擴張除了當初對徐州的攻擊能夠明確得知其目標，其他區域除了為荊州劉表看守北方門戶的張繡以及曾在曹操派遣曹洪迎接漢獻帝時，發兵阻撓的袁術之外，我們更能夠看見曹操運用謀略的態度。

官渡之戰後，曹操因孫策死亡，想趁江東內部關係不穩時，出兵攻擊孫權，後因張紘的勸阻而打消，轉而與孫權友好；以及在袁紹死後，兩子相爭時，曹操將兵鋒轉移至荊州劉表身上，最後也因荀攸進言，又將目標轉回到冀州。

曹操趁喪攻擊孫權的念頭又將張紘派回江東「輔權內附」，可以當作一種威

嚇的手段，讓孫權優先鞏固內部問題，實際上曹操此時仍然處於袁紹的威脅之下，無力顧及江東；關於袁氏兄弟內鬥的武力衝突開始也起於曹操撤軍之後，在面對曹操的攻擊下，兄弟倆還是勉力合作抵禦曹操，曹操南征劉表，可能是想引起北方袁氏兄弟內鬥，並且先解決南方的劉表再回過頭攻擊，只是沒料到袁譚會那麼快被袁尙逼入絕境，而向曹操求援。

曹操這種運用謀略的特色一盡可能取得利益，也許能為其東征西討，目標變動快速作為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曹操的眼光不僅止於戰場交鋒，更重視在東漢末年的政治混亂、黃巾之亂的影響下，所造成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破壞。農民大量逃亡，造成糧食供應困難、社會秩序混亂，要重新恢復社會秩序首要關鍵在於滿足人民對生存的需求—糧食。

屯田制提供了糧食生產以及社會秩序，讓流民能夠生產糧食，並且以典農中郎將、校尉管理各地屯田，而屯田民在緊急情況時，可臨時動員進行作戰。⁹⁸

關於運河的開鑿，曹操開鑿運河的目的在於方便軍糧運送，保障北征烏桓的糧食補給。雖然運河的開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運河的影響不僅限於軍事用途，還意味著長途運輸的可能性，讓物資流通更加順暢，這都是額外的收穫。

在曹操勢力的成長過程中，曹操本人不一定能夠做出最理想的決策，但其優點在於能夠採用正確的進言，來修改自己的想法與行動。「人謀」不僅是戰略，其背後蘊含了正確的進言與決策，符合曹操自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⁹⁹。」

⁹⁸《三國志·魏書·武帝操》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⁹⁹《三國志·魏書·武帝操》